

苏联史学家在
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
代表大会报告集

西多罗夫等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苏联史学家在羅馬第十届国际 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

西多罗夫等著

王九鼎等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1957年·北京。

本書收入苏联史学家一九五五年九月在羅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七篇，系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的各篇单行本并参照該社一九五六年版“Десят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онгресс историков в Риме, Сентябрь 1955, Докла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一書譯出。本書各篇著者为：А. Л. 西多罗夫，Б. А. 雷巴可夫，Л. В. 切列浦宁，А. В. 阿尔齐霍夫斯基，Н. М. 德魯日宁，И. И. 明茨和 Г. Н. 戈里科夫，А. Д. 尼柯諾夫。譯者为：王九鼎，張广达，吳鶴鳴，丁树杞，李玉奎，何春超。

苏联史学家在羅馬第十届国际
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

(苏)西多罗夫等著

王九鼎等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55 号

工人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張 $8\frac{1}{8}$ ·字数 153,000

1957 年 5 月第 1 版

195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定价(7) 0.70 元

統一書号 11002·132

—

封面設計者：張慧中 校对者：吳季之等

目 次

苏联历史科学發展的基本問題

- 及某些总结A. Л. 西多罗夫 (1)
- 古罗斯国家的形成Б. А. 雷巴可夫 (57)
- 俄国封建主义發展的基本阶段Л. В. 切列浦宁 (98)
- 諾夫哥罗德的新發現А. В. 阿尔齐霍夫斯基 (128)
- 俄国資本主义的产生Н. М. 德魯日宁 (152)
-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在俄国各族人民
历史命运中的意义.....И. И. 明茨、Г. Н. 戈里科夫 (180)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一九三九年战前
欧洲政治危机А. Д. 尼柯諾夫 (220)

苏联历史科学發展的基本問題 及某些总结

A. Л. 西多罗夫

苏联的历史科学是在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之下形成的。它承繼着在馬克思主义中获得最徹底和完善的表現的唯物主义傳統。在俄国,列宁是最杰出和最徹底的运用辯証法研究社会历史而作出了光輝典范的杰出的历史唯物主义代表。他的著作以新穎的观点解釋了俄国历史上一切最重要的事件和人类全部現代历史^①。

苏联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遵循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可以自信地說,在我国,唯物主义地認識历史获得了完全胜利,并且为年老一代和年輕一代历史学家所公認。貴族和資產階級史学的理論与方法学立場的脫节并不意味着拒絕过去的科学成果,列宁說,馬克思主义里沒有任何与意即某种固步自封的,执拗的,离开世界文明發展大道的学說的“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②。馬克思主义科学,依

① 在苏联,三十五卷本的“列宁全集”的第四版業已出版。除此而外,还刊印了三十五卷本的“列宁文集”,包括列宁在写自己的論文时所用的草稿、通信和材料。其中部分是以单行本出版的,如“帝国主义筆記”,莫斯科,一九三九年。

② 参看“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一九卷,第三頁。

据过去先进科学思想的工作，对它的成果加以估计和利用。苏联历史学家批判地审查革命前的史学遗产，决不把在今天还有意义的某些具体研究材料抛弃掉，正像不抛弃现代外国作者珍贵的实际材料一样，尽管他们和我们所用的方法学不一样。

同时，苏联史学是新的历史科学，因为它的任务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立场独立地，创造性地研究祖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一切根本问题。

苏联的历史科学是在和两个危险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其中之一是赤裸裸的经验主义，即仅仅在事实的表面打圈子，不去作深刻的科学总括。大家知道，在社会学里有这么一种流派，它摒弃“概括”个别的好像是“非重复的”历史现象的可能，而只是一味简单地描写事实。但是，没有概括，就没有科学。如果不了解历史通过的一切曲折，通过人类一些个别意愿和利益的冲突而给本身坚决开辟道路的社会发展的深刻过程，就不可能了解已往事情的意义，因而也就不能预见它们未来朝着那个方向去发展。对未来产生恐惧，企图制止历史进程，阻碍社会前进——这一切都表现在那些否认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可能性的一切理论中。因此，苏联历史学家还在二十年代里一致摒弃了新康德的历史方法论（B. 朗捷尔巴德，Г. 里开尔得，Г. 泽勉里，M. 威别尔，B. 克罗齐等），新康德历史的方法论在俄国是由拉包一达尼列夫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发展起来的。

苏联的历史科学还坚决地和另外一个危险作斗争，那

就是抽象的社会学化，社会学化是用煩瑣哲学的“公式”的論文代替具体材料，当年的波克罗夫斯基及其信徒正因为这种煩瑣哲学的“公式”而鑄成大錯^①。波克罗夫斯基所持的一个著名公式“历史乃是过去被推翻了的政治”已被苏联的学者摒弃了。苏联的学者們認為應該全面地研究每一个社会現象，應該依据产生每一社会現象的具体历史条件的观点对它加以評價。所有其他对待历史的态度只能产生粗暴，只能給主觀主义和捏造大开方便之門，归根結底必然要取消历史这門科学。苏联历史学家不否認历史和政治的关系，我們認為需要吸取历史教訓来解决当前的問題。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們需要的是对过去事情的客觀态度和科学的分析，而对历史事件实質的粗暴观点是和关于社会的唯物主义科学有本質的区別的。

唯物主义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那些客觀的，不依賴人們的意志和願望为轉移的社会發展規律。这些規律都是双重性的。有些規律在人类历史的全部过程中起作用；另外一些規律則仅在一定社会条件之下有效，而且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不論这些或那些規律都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进程，而历史进程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即为人們生活所需的物質資料生产的發展。

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决不忽視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多样性。苏联历史学家特別注意研究国家及其

^① 參閱：“反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觀”（論文集），第一——二頁，莫斯科—列宁格勒，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

他政治制度史，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等各个方面。他們广泛地研究社会思想史和文学史。然而，我們的出發点是：生产关系或者它表现为阶级结构的社会经济制度，乃是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根基，即真实的基础。因此，研究社会物质生活乃是我們学习历史的出發点。同时，我們还应该估計到政治的和思想的过程对产生它們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反作用，因为思想和政治制度乃是加速或延緩历史过程的巨大的和积极的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的敌人过去曾企圖，而且目前仍企圖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拥护者認定是對待历史的宿命論的观点，說他們意圖不是从历史本身，而是从預定的先驗論的公式解釋历史进程。然而，这种概念如果不是有意歪曲，那么就是誤会。它老早就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揭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創立者經常強調，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之起作用，并非独立地由于什么注定的人的“天命”，“命运”。社会規律和自然規律不同，它是通过人，阶级，历史的真正創造者人民群眾的活动才能够实现。

我們不論考察社会生活那一方面时，它总是和現代历史科学的一个根本問題直接地或間接地連系着，这就是人民群眾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

这并不是一个新問題。它老早就强有力地吸引人們的注意，特別在广大群众运动發动起来的那些历史轉变关头尤为显著。仅拿过去的这样一些事件来看，如反封建运动，中世紀的农民起义，早期的資產阶级革命，民族解放运动以

及反对外国統治爭取独立的正义战争等等都显然地表明，历史决不是被描写成是那些征服者，帝王将相的活动；而群众，人民才是历史的决定力量和真正的創造者。

事实上，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史学的先进代表曾試圖重新考虑傳統公式，他們在承認人民群众的作用时帶有保留条件，把群众运动說成是自發的，轉眼即逝的，說成是对历史的“侵襲”，对人民群众的作用加以限制。譬如，明尼耶在“法国革命史”中断言，似乎“下層階級只能在危机的时候干預事务，而不能經常参与”。

十九世紀俄国思想家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在闡述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中大大前进了一步，他們把他們的宣傳的革命思想和俄国农民群众的斗争結合了起来。他們深刻地同情并描写了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斯拉夫国家的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

但是，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对这个問題作出詳尽的，科学的解釋，把群众創造性的，革命的改造活动和社会的階級結構，和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社会生活条件以及和他們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作用联系起来。劳动群众境遇的改变，劳动人民積極地和自覺地参加社会生活的事实，在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看来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里，苏联的历史学家十分注意物質福利生产者的历史，注意劳动人民在建設文明的物質基础中的作用，注意各个时代精神文化的人民根源，最后，注意劳动群众反抗各种形式的压迫的斗争。

唯物主义方法的产生，把历史知識从主观主义的定义和假設的范疇中引导出来，創造了把历史变成客观而准确的科学基础。只有把人們經濟的生产关系看作社会發展的基础，才能把普遍科学准則也用来研究历史現象，才能把个别一些国家和整个人类所經歷的各主要阶段中最本質的特点加以概括。苏联历史学家在批判类似黑格尔关于世界史的万能公式时，也反对非科学地把世界史了解成各地方性历史的机械結合，認為它們中間沒有存在有机联系。

我們把世界史看作是多方面性和矛盾性的一个統一过程，其基础是社会經濟形态的循序代替：——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所有这些制度都是由生产物質財富的占統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这些結構的依次代替，也就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發展的主要阶段。整个人类或多或少地都通过了这几个主要阶段。

苏联历史学家也估計到个别一些国家和民族發展的不平衡。根据列宁的意見，典型的并非唯一的，因为一个时代乃是各种各样現象的綜合，除去典型而外，其中永远有另外一些情形。照例是这样，在每一个大的历史时代中，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并存。这在上古时期也是一样，譬如，那时，在羅馬，奴隶制关系占着統治地位，而中国已經正在向封建主义过渡，但同时人类居住的大部分地区尚处在原始公社制阶段。中世紀也是一样，那时，封建制度的生产方式也并非包罗一切的，有許多大陆的居民（非洲，美洲和澳洲）还生

活在奴隶制关系或原始公社制的条件之下。近代的社会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那时,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资本主义毫無条件地占統治地位情况下,封建主义的許多殘余或多或少地被保存着,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保存了阻碍那里經濟和文化前进的封建关系和半封建关系。其次,我們自己現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两种社会經濟結構——資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并存的時代里,而且,后者包括的已經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拥有两亿人口的苏联,而且也包括了已經走上社会主义發展道路的欧洲和亚洲的許多国家,其中有拥有六亿人口的偉大的中国。这样一个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局面,也就决定了当前世界及其許多民族發展的特点和方向,其中包括那些不仅正处在前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而且包括甚至正处于前資本主义条件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一些民族。

在同一个社会結構的范疇之內,个别国家的历史發展有其反映各民族特点的某些特殊性,把这些特点加以了解和闡明就是历史研究的一項最重要的任务。

指出每一段全世界历史时代的一切复杂性和多样性,指出有将来的新生的,正在成长着的,和陈旧的、力圖保持原来地位的,在和新生的东西作斗争中必然要失敗的二者之間錯綜复杂的矛盾,这是一項巨大的,远远还没有徹底解决的历史科学的任务。

正在成长着的新的和陈旧的东西之斗争,构成了大的历史时代的主要内容,决定着它們的实質。苏联的历史科

学保持着公認的世界历史的分期法，即把世界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紀史、近代史和現代史，并且給这些大的历史时代确定了編年界綫，这样，就反映出向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的过渡，或者表明在一个社会制度範圍內，向新的發展阶段的过渡。在开头和少数先进国家联系着的这个过渡，同时表明世界历史中的一个总的轉变，这个总轉变照例是在革命的形式下进行的。

革命是具有規律性的社会現象这一問題，是历史科学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解釋这个問題的依据是：革命的爆發是由社会發展的全部进程，由多年的“和平”發展准备好了的，它是所有內部矛盾逐步尖銳化和作为对抗性社会的社会發展动力，即階級斗争高漲的結果。

革命——由不可克服的物質的、經濟的过程所引起，因群众的奋起而完成了这些客觀因素的作用，从而在社会發展中产生了根本变革。

在有些革命的时代里，正如世界史的一切經驗証明，人类总是特別迅速向前迈进；甚至在由于历史条件尚不成熟和領導薄弱的情況下，群众运动还不能取得胜利，或者正如过去的一切革命一样，这种胜利成果不管是由于誰的努力或誰的鮮血而得来的，直到后来新的階級——無产階級——登上历史舞台为止，也是这样。

从承認群众的解放斗争和革命在推动人类向前迈进中的决定作用出發，苏联历史学家把因反奴隶制的人民运动和日耳曼与斯拉夫族的侵襲的結果而导致羅馬帝国的灭

亡，作为古代史和中世史的分界。近代史則从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欧洲的早期資產階級革命开始。而現代史則以一九一七年不仅在一个俄国而且在全世界引起了最深刻变化的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

这就是具有最一般特点的分期法。这样一个分期法已在我們的科学著作中，在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教科書中，包括目前正在編写中的苏联学者的大型集体著作，包罗人类社会从开始到現今的历史的十卷本“世界通史”，也采用这一分期法。我們希望本版叙述古代史的前几卷能在今年問世^①。

苏联历史科学的一个原則是在說明最重要的历史事实中，达到真正的世界性。我們坚决否弃关于“历史的”和“非历史的”民族的反动神話，这种怪論过去和現在都是从思想上为侵略势力的殖民地政策和征服計劃作掩护并为它們服务。苏联的史学反对欧洲中心观念，反对“东方”和“西方”人为的对立，反对殖民主义。在我們的“世界史”中，給斯拉夫各民族的历史，給东方各国，特别是对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以很大的地位^②。

苏联历史学家力求說明所有民族的历史作用，不管是

① 其余八卷中，两卷为中世世界史，三卷是世界近代史（一六四〇——一九一七），最后三卷是世界現代史（一九一七——一九四五）。

② 研究东方各国史的，有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烏茲別克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还有各大学的許多系和东方学教研室。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研究所，烏茲別克和白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各大学中的許多教研室正研究斯拉夫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大民族或小民族，也不管他們生活在地球的那一塊土地上。在我們的認識中，世界历史过程的統一，包括一个必然因素，即和个别一些国家和民族的独特条件联系着的历史形式和社会發展的多样性。同时，苏联历史学家对于各民族中間各种各样的相互联系的研究，給以严肃的关注，因为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發展，全世界市場的形成以及世界科学和文化的發展，这些相互联系还在古代时期就已發生，而后构成世界史的进程中的各个分支。

这些問題的解决，要求对个别一些国家的历史作精深的研究，指出它們的民族特点，并估計到这个或那个民族对世界文明宝庫作出的貢獻。

苏联的历史科学是在对实际材料的綜合，对現有的各种史料，不論是实物或書写的，加以不断扩大和革新的基础上發展的^①。在我們的信念中，唯物主义的方法，是研究历史的指导綫索，但决不是能代替对具体历史情况的具体分析的死板公式。

在苏联，首先在个别一些科学論文和研究文章中，对部分历史情节加以詳細地研究，然后，再作出广泛的概括性的論文。在苏联，对考古学和輔助性历史科目的發展予以很大的注意（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古文書学，題銘学，錢幣学等等），同时，在历史研究中，也注意利用經濟上的統計材料，条約或其他的历史真实材料；也利用語言学及其他相近

^① 有关这一問題的詳細材料可参考諾沃塞利斯基和順可夫关于苏联史料公布的报告。

的社会科学，包括技术，科学和文化史給我們的，为历史学家所必要的知識。

必須指出，苏联的考古学已經有了很大的进步，它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实物研究”范围，并日益成为历史知識中的一个独立部門了。研究物質文化（劳动工具，居住地及其他）遺物，对于解釋那些沒有文字記載的早期人类社会的社会制度基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

苏联的学者們广泛地利用着革命前所發表的史料，并且密切地注意外国考古發現的結果和新發表的史料。同时，苏联的历史学家力求使大家注意新的，他們曾加以解釋的有关历史科学的各方面材料，并發展和改进这些材料的發表工作。把档案史料集中由国家掌握，以及为調整档案庫而进行的巨大工作，对于研究和公布那些还为人們不熟知的或者还不够熟悉的文件材料，創造了有利条件。

*

*

*

苏联的历史科学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新的历史研究人材和干部成长壮大了，成立了一大批科学研究机构——研究所，博物館。历史課程的教学也大大地扩大了，这些課程在苏联的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总的体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苏联历史学家認為，为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編写教科書是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这些教科書不仅为了在学的学生用来學習，而且，居民的广大階層也利用来學習。仅仅在一九四七——一九五四年間，为高等学校出版的历史教科書就有八种，总印数为一，七七五，〇〇〇

册^①。为中等学校出版的苏联历史，古代史，中世紀史和近代史的教科書，战后时期里印数是八七,五〇〇,〇〇〇册^②。

苏联的历史教科書闡叙祖国史和世界史上的基本事实和过程,發揚各民族之間的友誼思想,用尊重其他民族的历史特点的精神教育讀者。

仅在苏联的大学和师范学院中,就有历史科学的不同部門的二九六个教研室(苏联史教研室,世界史教研室,斯拉夫人历史教研室,东方史教研室,考古教研室,民族学教研室)。在这些教研室里,約有三千个科学工作者——教授、講師、助教。他們除去教学工作而外,还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此外,还有科学机关的分支网,它們研究历史、民族学、考古学、艺术史等。各历史研究所和苏联科学院系統的历史研究机关联合成为一个專門的历史科学学部^③。在各加

① “苏联史”,第一卷,第二卷,每卷各印二〇〇,〇〇〇册;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經济史”,第一卷,第二卷,每卷各印九五,〇〇〇册;古代东方,希腊和羅馬历史教科書印数为一七五,〇〇〇册;“中世紀史”,第一卷,第二卷,每卷各印一五〇,〇〇〇册;“近代史”,第一卷印数为三〇〇,〇〇〇册;齐霍米罗夫和德米特里耶夫:“苏联史”,共印一〇〇,〇〇〇册。

② 战后年份里,用俄文出版的中小学教科書印数如下(单位百万册):“苏联史”,A.B.舍斯塔可夫編,一五·五。“古代史”,A.B.米舒林編,一五·一。“古代史”,C.H.柯瓦列夫編,四·二。“中世紀史”,E.A.科斯敏斯基院士編,一八·六。“近代史”,第一卷,A.B.叶菲莫夫編,七·六。“近代史”,第二卷,B.M.赫沃斯托夫編,六·三。“苏联史”,第一卷,潘克拉托娃院士編,八·五。同上書,第二卷,同編者,六·六。同上書,第三卷,同編者,五·一。总計八七·五册。此外,上列各教科書还用苏联各民族的語言大量出版。

③ 历史科学学部包括历史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斯拉夫学研究所,物質文化史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艺术史,博物館史,宗教和無神論历史研究所,以及苏联科学院档案庫。

盟共和国的科学院中，照例設有几个較大的历史研究机关；在烏拉尔共有四个，在爱沙尼亚有四个，在烏茲別克斯坦有三个及其他地方的等等。在所有自治共和国中，有历史、考古、民族学的綜合科学研究所。

我們認為国家从过去受沙皇制度压迫的各族人民的队伍中培养出科学家干部，是我国文化革命的最好的成就之一。現在，历史著作在苏联各民族的文字出版。这些著作是我們祖国各民族的历史学家們写出来的。最近几年来，由于民族共和国的学者們的集体努力，写成了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爱沙尼亚、摩尔达維亚、格魯吉亚、阿尔明尼亚、烏茲別克斯坦、卡查赫斯坦、塔吉克斯坦、布略特蒙古、亚庫梯及其他民族的历史論著，而資產階級的史学則輕視这些民族，認為它們是“沒有历史的民族”。民族共和国历史学家的著作，对于俄罗斯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对它們的經濟和文化联系，对許多非俄罗斯人民加入俄罗斯的范围之內的历史規律性，其次对于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和俄罗斯人民交流的进步的影响等等都添加了新的光輝。

俄罗斯历史学家和兄弟民族的历史学家的創造性的合作正在順利地發展着。在学术討論会上，共同討論个别民族的悬而未决的复杂的历史問題和我国历史的一般問題，这是苏联历史学家的工作方法。近年来，这样的学术討論会曾在塔什干、巴庫、里加、塔林、維尔紐斯、明斯克及其他共和国的首都举行。

苏联历史科学的特点是个人研究工作和集体研究工作